

圖書館偏執狂

瀛苑副刊

文吳致瑩 圖凌綺

自從她搬到這間屋子後，她看書的習慣就改變了。狹小的房間容不下太多的藏書，淡水潮溼的空氣也讓她擔心書們會因此受了委屈，再加上她買書的經費往往小於她對書的需求，於是她開始大量地向學校的圖書館借書。

圖書館借來的書，不同於從書肆購入的新書，書頁裡散發著嶄新紙張與印刷的氣味，反倒有一種隸屬於圖書館的潮氣，淡淡的古舊味，為它覆上一層歷史的光澤。她時常一邊翻看著書，一邊藉由書中的內容和期限卡上的日期，猜想著有多少人看過這本書，在她之前是什麼樣的人借了這本書。

那些不知名的人們，曾讀過她此刻正在讀的句子，書的一部分因此留在他們的腦海中，他們的一部分也隨著借閱和翻書的動作而留在書裡。手指的紋路、夏天時手上的汗漬、不經意掉在書頁裡的髮絲，也許還有偶然落下的一滴淚。

她享受著這種除了書籍內容以外的樂趣。總是蓋在第八頁的圓形藏書章、封底的條碼，都成了她閱讀時不可錯過的風景。若是書上有人畫了線或加上眉批，甚至還留下一小張可能曾經用來當作書籤的便條，她便有如情治人員般，揣測著過去其他借閱者的心態和思緒，並試圖藉由筆跡去拼湊出筆跡主人的性別及個性。有時畫了線的地方正好也是寫到她心坎上的，便暗自竊喜著英雄所見略同，也彷彿覓得了知音似的。

有一回她在一本關於哲學的書裡，看見了用紅筆寫下的凌亂字跡，句句都是厭世的字眼與對生命的困惑。她很想在那斗大的驚嘆號與問號旁，給紅色筆跡一些回應，可是她笑了笑便斷了這個念頭，告訴自己這樣是無濟於事，說服自己是因為不想破壞公物而作罷。但其實她心裡知道，那更是因為她自覺根本沒有能力，去鼓勵一個無以自解的靈魂。

這些殘留在書頁裡的記憶，糾纏著各種閱讀時的心念，無聲地蠕動在書的底層。有時它長時間地在那裡茫然的冬眠著，好久不曾移動一步。有時它卻又像是突然間醒來了似地，轉瞬間就鑽透到另一個生命的盡底去，成為另一個記憶裡的記憶。各種生命各種記憶就在一種隱晦又弔詭的網路中，交織成紙背下兀自轉動的漩渦。

她也覺得這種漩渦就像容格所提出的「影子」概念，那些不為社會或是自己所允許的

人格特質被打壓為影子，而那些影子又在閱讀時匯流到漩渦裡了。她不曉得這樣的漩渦什麼時候會停止旋轉，或者哪一天它轉得太急了，不小心溢出了書，不知道會不會幻化為人形？但她在想著這些的同時，卻是不斷地在助長著漩渦，將自己的一部分遺留在漩渦裡。她不停的想著漩渦不停的轉著，她也不斷在遺失著自己，只是她不自知。

漸漸地她還發現，圖書館借來的書，閱讀的效率總是比較高。自己買的因為已經擁有了，沒有借閱期限的壓力，感覺也不急在一時，在她書單裡的排序就不斷往後挪，挪到書的上緣積起了薄薄的灰，她想將它拭淨時，才意識到自己的偏心。也許真應了袁枚<黃生借書說>裡的那句——書非借不能讀也。

再過一些時日，她連把圖書館的書往房裡搬也嫌重了，索性就開始在館裡據地為王。

除了期中期末前的異常擁擠外，一長條的桌面往往可以獨占，再用書本、筆袋、水杯等築起她的宮殿，在字句的迴廊裡蜿蜒著長長的思緒。此時她的腦子是亢奮的，想著尼采、傅柯或海德格，想著他們靈魂內部的事物，在病態、絢麗與玄奧的隱喻裡，從事於形而上的尋求和解決。她活在文字與感嘆交錯的空間裡，覺得能真正給予她慰藉的，也許也不過是又從這些靈魂身上，看到了自己心靈中的今日之愁罷了。

當她倦了的時候，便倚在窗旁，傾聽窗下的世界，傾聽人世的喧擾，或者就在一排排書架前隨性地巡遊。她想像自己正穿梭在卡爾維諾式的立體迷宮裡，嗅著混合了陰涼與舊書寂寞的氣味，走道的光束照出紙張已經乾黃薄脆的書籍上，疲倦堆積的塵埃粒子。

看著書們一本本的陳列在架上，躋身為知識的一部分，既不顯著說過往，也不招搖未來，只是沉靜地，直立或傾斜。她便在腦中亂七八糟地想著，哪一天她突然變成了架上的一本書，身上貼著索書號，有如舞會中沉默的女子，無限期的等待著優雅的讀者前來邀舞。

她還想起村上春樹《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》裡，那圖書館中喫下人們夢境的「獸」的頭骨。不知道迷宮的下一個轉彎處，會不會也有一個長眠著無數白色獸頭骨的房間，書中的主角正在房間裡，專心地進行著「夢讀」的工作，組合成迷宮裡一幅魅惑的景象。此時夜色於默然中從窗戶裡滲透進來，親吻在一本本佇立不動的書上，彷彿恢復到宇宙它最原始的無聲裡。這樣的時刻令她迷醉，世界太喧囂了，她需要返回靜觀自得的原鄉。

但也許是太沉靜了，靜得生涼，有一天她突然惶恐了起來。長桌上的每一樣東西，書籍、劄記、思想、水杯裡冷掉的水，都透露出她孤零的境況、存在的困頓，以及那一個至死都在壓迫著她的，人活著的意義到底在哪裡的問題。她引以為傲的宮殿，在她眼中轉而成了禁錮她的冷宮，一如她總喜歡用拗格的神情，築起冰冷的牆來掩飾寂寞。

周圍的書本環伺著她，似乎還耳語著她的窘況，她慌亂了，不曉得到底是她讀了書，抑或書早已讀透了她。她想起自己曾經偏執的覺得書本是她生命的初稿，從書架上拿了什麼書，讀了什麼書，她就成了什麼樣的人，有了什麼樣的性格。只是她忘記了，生命稿紙上的一方方綠格，可以填上的其實不只是書。

忽然她憶起不久前在課堂上學到了一個奇特的字——?，老師告訴大家這個字是圖書館三個字的簡化，取許多圖書以口圍起來之意。當下的新鮮感和會心一笑只能留在那堂課的筆記裡了，如今她發現被圍起來的不是書，而是她，她是?裡的囚。當她嚼食著四面八方不斷增長累疊的書本圍城時，它們也排列組合成一個不斷變幻的迷魂陣，靜悄悄地把她團團圍住。

她茫然的繼續徘徊在迷宮裡，一轉頭瞥見了赫塞的《荒野之狼》，便試圖逃避到她曾有過的慰藉裡，至少她確信在某個時間點上他們曾是可以契合的。她隨意翻著，沉湎著她曾讀過的字句，一些字句宛若招魂符咒，讓離去的記憶又回到眼前：「我們的文明像是一座墳場。」她心想也許就是因為文明，導致她把自己關進了圖書館的牢獄。村上春樹筆下的獸的頭骨又在她的記憶倉庫裡翻滾起來，一眼望去書架上的書突然都變成了白色的獸骨，一排排的，就像一座墳場。她試著向獸骨探尋關於自己的種種疑惑，獸骨卻不回答。她才體會到，書本裡的知識原來只是一種呈現，而非一切的解決。

她在晦澀的字句中前進著，眼前的字因為被淚模糊的視線而晃動：「我還是對人能夠忍耐到什麼程度感到興趣，果真到了忍受的極限，我就只好奪門而出了。」此時她抬頭看見圖書館裡那幾扇敞朗明亮的窗子，陽光正放肆地游進館內，但她覺得她是陽光背面的影子，她只能活在她陽光到不了的宮殿。

到處都是窗，到處都是出口，她卻好像怎麼也走不出去，漸漸地也不再試著出去了，盲目的繼續堅守著。書在圖書館在，她也仍舊走在她那一條解不開的狹路。



圖凌綺